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
觀王瓌降授濠州團練使瓌既罷軍職而侍御史張致
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再論其罪致遠言昔秦穆公赦孟
明遂霸西戎周世宗赦樊愛能等乃走契丹臣嘗考其
故蓋孟明以力戰而敗愛能等以臨敵無鬪志此可赦

可殺之分也。往者敵騎窺江，璦聞風引避。所過縱兵大掠，江東騷動。駐軍上饒，觀望進退。審知敵去，方議赴行。在乃取道福建，盡破隘柵，一路訛傳寇至，襁負奔避。城邑幾空。行次處州，後部楊勅遽叛。璦縱而不追，建劔焚蕩，無餘流毒。兩路楊么負固洞庭，累年於茲。陛下命璦為制置，倚以成功。而璦畏懦寡謀，不親戎事，悉留驍健自衛。崔增、吳全皆非素偏裨也，則迫使深入，遂墮賊計。與知鼎州程昌寓計校苛細，至形紙墨。又於岳州勞役。

軍民營葺居第脩廊複屋極其宏壯凡所辟置寮屬多
緣齋獻竒玩豈復責以職事蠹耗財用蔑敗紀律求於
諸將無瓌比者如瓌頻年剝衆稍入又復優厚度其裝
橐可富數世方將臣立功各思蹈萬死一生之時而瓌
緣敗事獨優游圖書聲色之奉為瓌謀則善矣非所以
訓衆也絢言瓌怯懦無謀驅迫崔增吳全致有鼎江之
敗瓌恬不為懼方且虛張軍數干索錢糧又縱其部曲
捉刺農夫剽掠殺傷莫知其數湖南之民願食其肉而

不可得故有是命 詔諸路監司帥守條具被受專法

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也自兵火後省部無一州
一路專法及州縣引用則往返詰問有三四年不決者
良存以為朝廷立法之原四方申述不從中揆而乃疑
其詐冒動經歲月望令州縣條具所得專法上之朝廷
付有司詳定著為成書頒之內外從之限一月 命總

制司措置出買官田 左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王羲叔右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願並復直徽

猷閣右朝奉郎新知宣州李膺復直秘閣亦以赦敘也
起居郎蕪權中書舍人胡寅奏羲叔無恥不才貪墨之
尤顧倖進偷生苟全文過又言膺頃守虔諸縣百姓相
扇為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
以為功若緣赦復職恐非迪簡多士旌別淑慝之道命
遂寢

乙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昨措置防扼專委其兄帶
御器械世良承受奏報文字及催促器甲錢糧等事不

無勞效昨來奏功偶以親嫌不敢列上中書門下省因
奏世良專被旨護衛六宮未經推恩上曰朕以世忠之
故於世良加厚然賞罰國之大典所以礪世磨鈍安可
闕也如王瓌提大兵徃上江所用錢糧不可紀而敗軍
覆將連年不能了揚么豈可不行遣今降官落軍職不
特少慰公議又瓌平日專事交結亦使知交結不足恃
也乃進世良一官為武義大夫

世良轉官在
是月庚辰

詔左中

奉大夫直龍圖閣王琮前差宮觀指揮勿行琮既以赦

奉祠而右司諫趙霈言張邦昌僭位琮自庶官為侍從
特修刺字徧謝同列交結王時雍徐秉哲日造其門與
之謀議敵騎既退時雍乃薦琮知鄧州因以家屬託其
將行乞褫去職名仍永不與官祠差遣故有是命 錄
故朝請郎陳伯強子獻為將仕郎伯強以言事廢死上
既官其子而都司看詳以為在謫籍中致仕寢不行諫
官趙霈又言其忠命乃下事祖見三年八月戊申免岳州上供

錢一年

丙子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已復秦州詔玠速第上有
功將士 命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右宣教郎新
國子監丞權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催促江浙四路
折帛經總制上供等錢用戶部尚書章誼等請也用中
康先被旨促造戰艦伯倫以行府之命督江西糧解故
就用焉

丁丑起復秘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叅謀官陳楠入對右
僕射趙鼎奏臣已細詢楠據言韓世忠已過淮南視控

扼之所楠今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俊分占江上同負
此責臣以通泰鹽利為重乞飭世忠且在承楚捍敵或
采石等處有警即令引前軍趨江東或浙西而通泰鹽
利在所不顧也楠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臣與
楠議欲令遷平江楠以為然此亦張俊之意也楠乞解
官持服不許乞追還賞功例進一官許之

楠乞持服在
是月丁丑寢

轉官在
戊寅

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

輝仍誦論語孟子鄭滋胡交脩讀三朝寶訓上雅好左

氏故擇儒臣進講焉 禮部侍郎兼侍講唐輝言權酷
征商皆取利於民非先王美政盖不得已要亦觀時之
宜度民之力知與為取勿病斯民可也准甸屢遭寇攘
凋弊為甚近者朝廷極意料理州縣官併省者十五六
常賦悉蠲庶流亡之來歸惟是酒稅務恐尚仍舊貫若
非此州郡無他入臣竊謂酒務尚可稅務專以責利官
得其一公吏取其十物價必貴民益無聊是利不可得
而害則多也望俾有司相度舊有酒稅官處更加減省

前日為縣者今已改而為鎮人戶必稀少願罷勿置姑
捐以予民惟舟車衝會之地存留俟三二年旅人通行
民稍歸業復舊未晚詔以付淮南提點官張澄照會

詔職事官監察御史至侍從并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
侍從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
餘依元年十一月壬子薦舉手詔賞罰施行時侍御史
張致遠乞除言事官外自監察御史至侍從并館職正
字已上各舉所知不限員數不拘官品某人可為監司

郡守其人可為縣令舉詞並載事實無用虛文實封投
進降付三省編類籍記叅考除授頃歲宰執侍從多分
符竹則監司之任宜稍增重臣今乞每路改置一都轉
運使以侍從官為之宗室叅選許壓在部名次縣令有
闕十占六七臣今乞以令闕通注其他方許陞壓仍視
郡邑之大小以處資格之淺深事務之繁簡以稱才力
之優劣遠方尤慎其選許之以任庶幾能為陛下宣布
德澤惠養赤子以稱詔旨臣所乞請可叅酌衆言以得

其實然識見不同兼恐各懷恩怨或舉一二人以塞命則無益於事昔人有言曰進賢受上賞伏望聖慈更議有以勸率之使之盡言無隱則旁搜遠訪罕有棄遺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劉黻以明堂恩乞任子吏部言黻改官非格法詔特許之仍命今後更有似此之人依此趙鼎獨相而有此指揮此事當考 黻成都人宣和末獻玉帶於王黼名對賜進士出身改京秩黻獻玉帶事此據趙子崧中外遺事 侍御史張致遠奏黻出身冒濫今竇緣輕授仍啟倖門何以厲世

磨鈍望令吏部更切考究黻之本末依格改官乃命吏部再行取會申省 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范正己左中奉大夫陸彥欽並降二官罷川陝宣撫司叅謀仍令都督行府取勘時宣撫副使吳玠言正己等乘廬法原病篤擅移王彥軍馬更不與臣商量離間將帥有害軍機乞重賜施行又言緣臣人微望輕致本司官屬輒敢凌忽伏望將臣先賜罷黜詔玠無罪可待二人遂坐黜初玠疑正己等私有印章下其事於潼川府簽書節度

判官廳公事史煒具以枉報會朝廷察其實事乃已煒

眉山人也

史煒事以邵博所撰墓誌附入但博謂二人以此得未減則非也今且刪潤書之日歷紹

興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庚寅中書門下省勸會吳玠元按發范正已陸彥欽事理已明別無勸問事有旨特與

免勸

右宣義郎直秘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

獻及本司官吏並轉一官資時諸路以逃移民數除豁

上供戶部疑其欺奏遣憲臣覈實至是叔獻言江州隱

匿上供紬絹共一萬二千匹戶部尚書章誼等言叔獻

委是盡心職事若不褒賞竊慮無以激勸故有是旨其

後當制舍人言臣取到戶部公案點對得叔獻所申乃
是江州先申省部并轉運司合納數目即非數少至叔
獻到江州本州為見歸業人戶不多開墾田畝比未殘
破已前共止及三分之一其和買比舊却是一分半已
上所以根究元申人吏行遣外申提刑司比元申數少
即非隱匿上供兼叔獻自牒本州今勸誘人戶輸納即
是實納數未足契勘江州在江西一路累經敵馬殘破
并馬進等在城下半年殺戮至今戶口十損七八諸路

申逃絕之數多是承例不敢盡數除豁所以本州慮後
來催納不足無所從出故後申提刑司數少叔獻心知
如此更不恤民力有無但將多數迎合省部妄申檢察
到隱落以為己功僥冒恩賞若是人戶合輸之物如何
却牒江州令勸誘輸納顯見叔獻姦偽情狀甚明臣竊
見前後寬恤詔令多委提刑檢察蓋為漕臣錢穀之任
利在斂取故以寬恤責憲臣推行謂其利害無所闕涉
必為朝廷盡心行法今叔獻身持憲節其所為反如此

則凋瘵之民將何赴愬乎今既未能正其為姦失職之罪又從戶部之請特轉官資是賞姦也是誘諸路憲臣皆為欺妄以倖賞也欲望聖明察叔獻之姦妄將前降各轉一官資追寢不行上為寢其命

寢命在七月庚子今併書之是時劉

大中胡寅並為舍人

秘書省著作佐郎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

字熊彥詩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大夫
字文師瑗知漳州右朝散郎陳敏識知太平州敏識謫
官凡五歲至是始錄之 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

足勸合錢即所謂鈔旁定帖錢者 尚書省令史董絃

罷令大理寺治罪絃隸左右司而私受廣東統制官韓
京劄子充本軍收接文字為之經營功賞都司官言恐
因而刺探朝廷事務漏洩機密故黜之 故迪功郎范

端益特贈承事郎官一子端益為雲都尉捕劇賊死於
陣

戊寅故進士趙霑特贈右承務郎霑弟右司諫霑乞以
扈駕增秩恩回增霑一官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

郎兼都督府諮議軍事王純吏部員外郎李元瀾金部
員外郎吳并皆卒近臣章誼等言其貧乃各賜銀百兩
己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兼鎮江府宣撫使 詔自今春秋銓試出官

及試刑法教官或文武官應舉試中之人並令所屬官
司出給公據以革詐冒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

近方降
旨罷試

教官此復
令給公據

辛巳詔川陝監司知通去替一年令轉運司具狀申尚

書省餘依八路舊法差注以中書門下言今道路稍通
合循舊制也自是宣撫司之權稍殺矣 新除國子監

丞程克俊守尚書駕部員外郎 詔秦興縣依舊隸揚

州 川陝宣撫司續奏仙人關勝捷內階州楊家崖捍

禦官兵武節大夫姜成等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各轉一

官資 詔客販淮浙鹽至荆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

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壬午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叅議軍事邵溥兼權川

陝宣撫副使置司綿州應軍期錢糧等事與吳玠通行
主管餘依盧法原所得指揮時溥寓居捷為縣故就用
之然自是戰守事玠始專行溥蓋不得預 秘書省正
字李公懋入對言荆南自孔彥舟鍾相之亂移治枝江
今六年矣荆襄俱重地若荆南不守襄陽難以獨立蓋
枝江非要害之衝上連宜都祇可為走計異時襄陽失
守猶可為辭今收復襄陽而荆南尚寓枝江朝廷何賴
始聞解潛遣人到朝廷云百姓慟哭不肯歸府可謂欺

誕上曰帥臣若歸後民自安之但帥臣不肯歸耳先是
潛遣鎮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右從事郎劉時赴都堂白
事前一日召對改京官故公懋及之 詔製造御前軍

器所隸工部罷提舉所今工部郎官軍器監官輪日往
軍器所檢視遂以戶部尚書章誼兼權工部尚書 英

州羈管人傅雱量移南雄州權中書舍人胡寅奏其罪
請永不量移以為後來亂賊之戒命乃寢 右承務郎
張省括特補右修職郎省括洺州人舉進士不第馬擴

為節制應援軍馬使用便宜補初品官至是自言說論
靳賽之勞乞正補京秩故有是命

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據見管兵數權行排置指揮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軍營紛
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以無
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
立為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親事官各依條
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

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 左宣教郎王居脩充勅
令所詳定官 右從事郎權判汀州郭濤特改合入官
先是清流縣民李叢率衆二百為盜濤合軍民之兵掩
捕盡殲之言者奏其事下帥司覈實如章乃有是命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
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
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翌日趙鼎進呈世忠已
過淮南乞遣中使撫問上曰當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

馬來問朕乞花瓶已輟玉瓶賜之矣乃復賜世忠銀合
茶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
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
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
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
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粧而耻之軍壘既成世
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尚書戶部侍郎 觀文殿大學

士李綱進省記列建炎時政記二冊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事綱近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向辟屬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武顯大夫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特差浙西路兵馬

副都監始用魏矼薦也

矼薦慎由見四年八月戊戌

武義大夫閣

門宣贊舍人曹勛為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勛除江西副都監未上以闕遠為請故改命之言者論勛不習武藝專事請求宣和間補官首尾一年即帶閣職遂至大夫

僥倖之速無如勛者艱難之時文武並用欲其協濟事功豈有武臣差除不合公論者乃置而不問乞奪勛勅命依舊令待闕從之勛自燕山得歸凡九年未嘗遷秩

也罷勛新除在三月丁酉

丁亥叅知政事孟庾言檢察內外官司錢物並從總制司一面擬定取旨行下仍申尚書省其利害明白事體稍重合從宜更改並內外主管財計官吏遇有闕及不堪倚仗之人並依今來所得聖訓與宰執商議施行從

之庾初受命乞本司事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至
是上諭庾以事重者與宰執同議故有是請焉 故端
明殿學士左正議大夫盧法原特贈五官令所屬量給
葬事

戊子詔兩浙諸郡市客舟為起網之用仍立網官賞罰
以給事中陳與義言雇舡轉輸官民交弊故也 福建
路兵馬都監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充都督府選
鋒統制王瓌之罷也其兵皆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麾

下世景時方捕虔寇未獲故世忠請之行府言已遣他將代赴淮東故世景改命太常謚故陸海軍節度使鄭翼之曰榮恭翼之紳子也

己丑提點淮南兩路公事都督府提領市易務張澄乞泗楚濠廬州壽春府市易務監官到任半年轉一官二年更轉一官選人通三考改合入官本錢十萬緡以上收息一倍即與轉一官仍減二年磨勘虧折元本者展二年磨勘每萬緡收息錢三分已上給五十千官吏均

給折一分已上仍與專副備償其餘以是為差歲終委
建康府都市易場監官點筭置籍申本司比較並從之
庚寅左朝請郎王縉守尚書金部員外郎右通直郎周
三畏守刑部員外郎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奏上殿臣寮有親聞聖語者乞依
慶歷七年詔旨備錄闕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
以違制論以監察御史許搏有請也 起復秘閣修撰
淮東宣撫使司叅謀官陳楠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

私廢田一目千里連年既失耕耨草莽覆養地皆肥饒
臣願勅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
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體倣陝西弓箭手法從長
區處因地土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問租稅力
耕之人添破糧米朝廷逐旋應副耕牛委之諸帥計置
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人糧可以足辦如飼馬芻秣
之用亦皆需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總其事令
親到逐司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之每軍就

令統制統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并隨時價直具申都督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給降將逐司所得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樁為儲積之計詔關都督行府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上問以民間利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

用也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剗刷州郡徃徃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椿年浮梁人嘗知寧

國縣劉大中所薦也尋以椿年通判洪州

四月辛亥

殿中

侍御史張絢言建康見今修城浚濠調五縣夫計役三千人建康累經殘破蕪屯大軍比之它州民力最為凋弊况方農桑之月妨費本業誠為可慮乞令帥司權於隣近太平廣德宣池諸郡均差廂軍及在城人兵赴本

府執役將見科諸縣人夫並行放散從之 詔廣東福建路招捕海賊朱聰時商舶且來而海道未可涉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言近有海南綱首結領艚伴前來號為東船賊亦素憚乞優立賞典同力掩捕乃命福建廣西帥臣疾速措置

癸巳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轉運副使吳革請也

甲午趙鼎奏近以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晴孟庾

沈與求曰以天氣火寒蠶損甚衆上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左迪功郎夔州路關

寨幹辦官張戒特改左承奉郎戒正平人以趙鼎薦得名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疎必未曾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曾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為文未成就鼎曰如其為人大剛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以戒為國子監丞

戒除監丞在
四月辛亥

乙未初權鉛錫應產鉛錫坑冶盡行封椿具數併價申部令權貨務依茶鹽法措置印造文引許客人筭請給賣齋赴指定州軍坑場又請通行興販所有鑄錢司合用鼓鑄數仰齋錢赴坑場依價收買本錢依舊令轉運司支撥如不足於上供錢內貼支如數目比額增減其守令監官巡尉並比類買納鹽增立賞罰用總制司請也 右儒林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入對乞召見武臣上曰如諸將佐朕皆識其面目其能否亦皆

知之論以任因言近歲如明州鎮江建康守帥更易頻數上曰太守止是治民傅對曰如到任一兩月間官吏面目猶未能識豈暇詢究民間利病上曰然尋以傅為右宣教郎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被旨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臣近到鎮江建康府以相去行在所地理未遠即不敢一面施行節次關報動經旬月竊慮誤事臣將來到上江日如有似此事件欲並依先降指揮施行訖具奏從之初浚既定招來湖寇之計乃命荆湖制置使

岳飛先以兵徃浚又慮諸將未諭此意或逞兵殺戮則

失勝筭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

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浚以都督收

揚么先遣飛屯於禹州吳錫軍於橋口浚即欲進兵或
說浚曰不可進而勝則捕一漁人耳如其不勝則都督
為諸將輕矣浚曰奈何或曰不如先揚聲言諸軍人馬
各已差官犒設矣唯岳制置之軍當躬詣軍中是以犒
設而進也或不勝猶有說焉浚從
之未幾以輔遠軍橋口浚駐潭州

詔福州因緣軍期

借用常平錢特與除破時本路提刑司以朝旨責償甚
峻帥臣張守請於朝乃命分限二年後省奏竊詳福州
所申事理若朝廷察知其不涉欺罔如委實逐急應副

軍須用過雖盡免放可也今徒分限責還要之終取於民而已當時移用官吏必無備償之理彼民何辜而重困之哉若來年又於科率之外別敷常平積欠臣恐愈見難辦徒掛簿書資吏姦耳區區愚慮陛下儻以為然乞降指揮近日所遣閩廣之使與逐路提刑只令檢察欺弊與非理移用其緣軍須支費過常平錢物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如此則四方皆知朝廷初非利其數多而欲取之也不亦善乎上乃寢前命既而漕臣薛昌宗又

請其餘七州軍借過常平司錢物並特與除破從之

昌宗

建請在七月癸丑

初命翰林院醫官王繼善入內看醫本院

以未經試補用舊法執奏御寶批特依今來指揮後省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今驟令繼善入內看醫失立法之意開倖進之門利害所關不敢忽而不論望賜追寢

從之

王繼善恐是繼先弟當考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知撫州汪藻提舉江州太平觀時朝廷議銓量監司郡守其資序已深雖無顯過而才非

所宜者以祠祿處之張致遠為侍御史嘗言藻素多玷
闕白簡具存湖州之政至今傳笑法行自貴始先罷藻
彼有歎於中者將望風投劾而去矣此亦銓量之至要
也故藻遂罷 降授左朝奉郎胡蒙復所降一官以赦
叙也權中書舍人胡寅言考之公論蒙在五使最無善
狀夫人臣受命於君有殞無二蒙乃慢陛下之命憚權
貴之威罪不容於死今以赦宥稍叙舊官則當為他日
任用之漸俾附下罔上之人無復忌畏而刑賞亂矣命

乃寢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
重事權故也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
西路安撫使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沈晦兼沿江安撫
使熊克小歷載移浙西帥司事
在閏二月己巳今從日歷試尚書吏部侍郎兼

侍讀鄭滋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兩易左廸功郎勅

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鄧名世守秘書省正字仍與
正字王蘋喻樗並兼校勘詔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

耘累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
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知撫州直龍圖閣新知泉州魏
矸知饒州自是郡守之非才者稍稍被汰矣矸在臺時
嘗論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虞灑與執政連親不可任修
注乃引嫌移建州 命權貨務降鹽鈔六十萬緡赴都
督行府收糶江南早禾米

戊戌詔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編修官霍蠡並以
檢察逐路經費財用為名用中浙西康江東蠡浙東路

仍借奉使印上皆召見賜裝錢而遣之 右承奉郎宋

應追三官應父喬年為殿中監以修明堂增秩恩回授
應京官用吏部審量而有是命 詔道州丁米依舊於

田畝上均敷用本州請也先是湖南諸郡歲調上戶充
土丁戍邊其下戶不行之丁則隨稅輸米後以官軍戍
邊而丁米如故道州歲輸米二千餘斛近歲為羣盜所
殘人丁益少遂以田稅取之守臣右朝奉大夫趙坦乞
以二分敷於田畝一分敷於民丁事下轉運司而坦已

去代者言如此則每丁當輸二斗有奇貧戶丁多之人猶為偏重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為湖南民力重困乞將一路有丁米去處並與蠲減一分乃命轉運司相度申尚書省後不果行

後旨在四月甲辰明年八月己亥王迪又請盡均之田稅十四年十

月戊戌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諸部尚書遇闕許除侍郎兩員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陞徽猷閣待制以中書門下省言舜明自除權侍郎至今通及二年也 詔沈晦累

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秘閣修撰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劉寧止知鎮江府促之任言者請進納武臣候轉至大夫日遇郊方得封贈從之

庚子罷饒州孳生監鄱陽地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於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左朝請大夫提舉孳生監牧事郝漸坐失職免官仍削二秩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三篇居

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上許之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集而成之謂之辯學詔送秘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内外校

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以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語繫於辯學書首

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左朝散郎知秦州邵彪具到營田利

害應請射荒田每畝納課子五升

田土瘠薄者量與裁減

耕種五

年仍不欠官司課子許認為已業限外元主識認或照

驗明白即許自踏逐荒田依數指射以為已業如是五

年內歸業即許佃人畫時交還量出工力錢還佃人勘

會所陳委可施行令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初傅崧卿

之經始營田也十年內許地主識認後用陳規議滿三

年不欠官稅者許充已業最後有旨三年外田主自言者給還三分之一餘聽指射荒田以足元數彪謂前旨有害力耕之人後旨有妨歸業之戶故有是請浚用便宜行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一切不較人

以為難

行府關三省事以趙鼎事實修入前此未有稱關送尚書省指揮者故因此遂書之

賜

光州度僧牒二百為營田費用都督行府請也先是賜壽春府度牒四百道故光州援以為請 武義大夫閣

門宣贊舍人新臨安府兵馬都監楊華添差潭州兵馬
鈐轄

壬寅丁憂人韓璉起復右朝奉大夫充淮西宣撫使司
參議官璉開封人其父為省吏劉光世所辟也

癸卯刑部請因事到官實負冤抑而呼萬歲者杖一百
舊法概徒二年言者以為情有重輕乃申明行下其餘
論如律 移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於真州 初詔問
宰執以戰守方畧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呂願浩言謹析為十事一論用兵之策
大畧以為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則二聖必不
得還中原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
不可諧大江之南必不可保宜間遣使臣再貽書以驕
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二
論彼此形勢大畧謂尼瑪哈之性好殺喜戰用兵不已
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以將士厭苦從軍謳
吟思鄉勢必潰散又劉彥宗斡里雅布伊都棟摩國王羅

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材氣皆在數人下子女玉帛充滿於室志驕意滿有將亡之兆而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器械已畧備矣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浚楊沂中岳飛王瓌下兵數得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夫太祖太宗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今有兵十五萬若不用兵則必有後時之悔三論舉兵之時大

畧謂金人風俗每於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放牧
號曰入澱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準備戰鬪
又金人所長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
遠今若以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矣四論分道
進兵之策大畧謂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以宜分兵二
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
駐濠為援不可深入俟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
供軍事大畧謂海道之兵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

糧由江淮可運惟趨汴之軍當持十萬糧過南京則糧亦可因矣乞於明州支米一萬二千斛為海道諸軍一月之糧及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斛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趨汴諸軍附帶入界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經理淮甸大畧謂淮南天下沃壤今焚蕩一空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事畢矣臣嘗考

泰州鹽息歲產千四百緡倍於二浙尤宜選任能吏
八論機會不可失今戶部月支百一十萬緡若不用兵
無息肩之期則東南民力重困九論舟楫之利大畧謂
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
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當
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以擾偽齊京東河北及
平營諸郡如范温崔邦弼王進等可令北去

王進本登
州界通鋪

兵士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并謀獨斷大畧

謂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義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
必今陛下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執臣料六人者或
以為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料理淮甸或欲堅守
和議或以為上策莫如自治或以為來則拒之去則勿
追乃禦戎之道所見不同在聖主獨斷而已自建炎以
來所遣使命前後祈請非不切至竊料金人必無果決
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以款我爾如和議果成則臣舉
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愚言或

可以備收錄 持服朱勝非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
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勇氣可作機會可乘宜於
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上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
曰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 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近年所操之說有
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進
禦為誤國而退避為愛君今天啟宸衷親却大敵則其
效概可觀矣願自今勿為退避之計勿遣和議之使議

者或欲大舉或欲且保一隅臣皆以為不然願陛下駐蹕建康料理荆襄以為藩籬葺理淮南以為家計俟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命諸將分道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夫淮甸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今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以揚廬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卜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

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敵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將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守備既成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雖因敵決勝不可預圖臣願竊以為獻者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

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所據非用武之地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財穀無不便利使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大臣熟計之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陷於僭逆豈其本心儻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或願為內應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此綏懷

之畧所當先者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畧謂今
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
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
以間之二曰公選人材大畧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
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徃徃閑廢於無用之
地蓋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嘗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
黜闇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
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

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
人以興邦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
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
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畧謂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
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罵
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
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
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

無實服讒菟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設耳目之官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務從忠厚四曰愛惜日力大畧謂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

金齊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加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畧謂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天戒大畧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綱書凡萬言其大指如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言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

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畫
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為強亦不必以力弱為
怯國家自金人入犯之初但當許契丹故地廟堂太怯
遽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從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太
怯之過也其後金人退師亦頗欲捨三鎮而要厚賂廟
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為金人腹心者欲與合
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實無
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光世

通書敵帥說其利害以為得地則歸豫失好則在金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敵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端敵言俟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為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因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携大長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衆從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者淵聖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

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
來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
也今者逆賊劉豫陰導金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
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強敵則逆
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曩今賊豫
啟之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
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
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况今勢有未便臣

前奏乞安慰強敵當用所獲金人令諸將通其大長書
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
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
之亂臣而魯不容况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
何以為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
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蓋知討
叛之不必太怯也金人立豫諸帥皆不以為是其以為
是者意保河朔用豫以為捍蔽耳河南之地金人非必

爭得河南已復中原之大半徐議河朔猶當以二聖為
請臣前奏亦已畧具果蒙陛下採納則逆順之勢一分
人百其勇是為攻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
若藩籬宏遠堂與以安是為守備之宜因所獲金人厚
存拊之彼各識所屬大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
是為措置之方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已使
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為綏懷之畧
若乃器械之良窳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險

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知臣不敢臆說也迂
踈無所知識惟聖明財察 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汪伯彥為決戰將軍萬全元老答問以獻大
畧謂敵之奔北尾擊過淮可也未宜遠去若犯此而前
畧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飛芻輓粟則難漕運之繼又
言闕師古孔彥舟輩叛去初非本心儻能遣間使往諭
上意俾之自効又言當屯師淮甸荆南籬落江表今敵
人潛師而北必將盤礴徘徊於宿亳徐淮之間營糧濟

師待時而再南來出沒荆襄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
與為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
長江之險已奪吾後則將奈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襲
不若修政以為善後之計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王綯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莫
若固淮南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畧莫若惠吾
民今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却顧所宜素講願詔諸帥各
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間諜遠斥堠厲兵

秣馬常若敵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或留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何足為固淮南者國家所必爭不可失之地蓋保淮南然後可以駐蹕建康經理中原或謂敵人乏糧匆遽而歸又謂金人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其兵之少臣皆不敢以為然金人用師十年初未嘗齎糧也累年以來偽境固已畫宿州為界矣今陰導敵人無故出疆彼必以謂得承楚而有之則通泰在吾腹中可不攻而下然則淮南豈可不固守所謂經久遠者其

說有二一則規駐蹕之利一則操統御之權駐蹕之地
未有過於建康者使今冬敵不侵軼則來春鑿輿可駐
建康國家待遇諸將爵位極矣寵錫至矣事權重矣前
古所謂善將將者惟陛下留神而加意焉濠泗襄鄧以
北陷偽境者皆吾民也臣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
或俘獲之餘願從則隨宜存撫欲歸則畀以齎糧使人
知聖度寬洪海涵天覆彼驅來戰則人無鬪志衆有遁
心我徃伐彼即前徒倒戈無所為敵者矣吾民之在東

南者累年以來如預納苗稅及和買絹錢之類盡竭所
有樂輸而不病獨可不思加惠哉 資政殿大學士知
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
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
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
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
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
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

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邪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碁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耳則所患者轉輸也攷祖宗以來每

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

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畧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
愚猶以為未然究其本源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
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
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
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
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以不倦盛德日
新四海愛戴何患外國之不服在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顏岐言攻戰之利

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畧在軍民各安業又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願陛下不廢臣愚戇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所謂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畧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畧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力而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

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將中如牛
臯王進楊珪史康民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
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
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
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
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
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
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

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
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
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
戰而已謹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今却
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
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
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
道講遺策列長成大畧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

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苟未有斯人則前日輕兵之說為不可廢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金人他年入犯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淮

旬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緩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枝右梧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竒以誘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土風緩急可用與旋發

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
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畧謂宜因秋冬之交闢廣場會
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軍
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
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
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軍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
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有禁
軍給使外餘以儻從衣糧畀之使自餬人以役大抵殺

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畧有五曰通德意先賑卹通關津選材能務寬貸大畧謂山東

大姓結為山寨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招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屋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拒抗者固在勦戮其有良善老弱之人皆寬貸俾洒然有更生之望又上四事曰事天感民任臣擇

才 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畧無定論
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金人躡籍中
國乘輿越在裔土雖西晉戎兵之禍唐室安史之亂不
至於此自建炎俶擾今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
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猶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
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
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
不識也昔晉武帝欲平吳得張華羊祜杜預以贊其計

唐憲宗討淮蔡武宗平澤潞賴裴度李德裕以成其功
今羣臣泛泛然如河中之木則陛下誰與權事揆策以
圖今日之事乎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
用技能將必以尅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謀議立國之
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韓肖胄言臣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
善戰今三大帥所統頗多西人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
勢益振敵意必搖况祖宗之澤垂二百年民心愛戴而

賊豫父子虐用其民殆不堪命則攻戰之利臣固知矣
自荆襄以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今若無事而槩為守具
不惟兵勢之分所在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不
若分擇文武臣寮按行計度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
屯兵積糧以至器械戰船之屬一皆素具夫淮南賊豫
父子闕覲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前日潘
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請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
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既難從以理拒之所議未定便可

扼險而固守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或謂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濱江或朝廷本欲示敵以強尚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蕃偽亟爭臣謂張俊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衛行闕力已有餘况世忠光世若在淮南藩籬可謂申固若謂不欲致疑敵人彼既舉兵深入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惹生事但當約束俾無得以一人一

騎踰淮而北可矣方今所謂措置莫若攻守二策今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有一纖芥利害未免更相讎疾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帥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數萬人自成一軍號令既一權力既重諸將雖素貴疇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畿甸山東關河之民受金人之驅役苦偽齊之煩苛為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閑之田至

多謂宜揭榜境上或遣簽軍之可信服者深入偽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捐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迹而至臣昨在軍前聞金帥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思休息特尼瑪哈烏舍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攜貳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矣肖胄又上奏請屯田其說以為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指為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屯軍士舊嘗為農者十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為田者

使各受地凡為田者聚屯于所田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試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禾麥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長久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於衆屯之中擇其甚要害處又加以重

兵為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食可稍取於田之穀則
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則可
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士常為根本傳烽數號數千里
不絕則敵人之情畏矣津岸有可絕江處當預設險固
使不得渡浦淑有可泊舟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
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可因屯兵使為

之積日有功事至可戰則戰守之道盡矣

前軍執所奏
必非一時來

上如朱勝非在湖州王絢在崑山其疏必先至李綱在
邵武張守在福州顏岐在福清其疏必後達今且併附

卷末以便稽考此外范宗尹許翰馮澥路允迪盧益葉
夢得張激宇文粹中王孝迪謝克家富直柔席益徐俯
等所奏未見當
求本月附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
誤改見卷一

幹里雅布

原書作幹離不
誤改見卷一

伊都

原書作餘都
誤改見卷一

棟摩

原書作蟾目
誤今改正

羅索貝勒

原書作婁宿孛
董誤今改正

烏舍

原書作兀室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八
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監生臣周謨揚

騰錄監生臣范翔集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鼇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鼇嘗上書排詆朝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上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湏得沉厚練達之人則論事

不苟可以仰副聖意上曰用沉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趙鼎曰朝廷與臺諫實相為表裏翌日如鼇遂罷郎官之命後三日

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如鼇罷御史未知所以四月壬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補外奏一介

微賤豈謂見疑同列立致讒言賴聖學高明物情洞照不待臣之辨析已出睿斷施行當是指此事也八年三月辛卯御史中丞常同奏如鼇上書力排善類乃趙鼎陰與之謀結為死黨賴陛下察見奸心亟逐如鼇遂得安靜今併附此更須詳考需此時為右司諫

遣內侍往潭州勞張浚仍以

銀合茶藥賜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
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
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成書進入
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光山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
公事錢恂帶御器械 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閣
門引見上殿九齡無錫人其上世姓同太祖廟諱之上
字因改焉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曾日食求言九
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書

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保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
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建陳曲
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入見又上
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五課農桑上
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盡天
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右迪功郎太平州
當塗縣主簿

孫觀撰九齡墓誌云有不悅其言者止授
初等一官不知謂誰當考九齡以是月乙

丑補官今

聯書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宋伯友卒

乙巳詔諸路係官田自宣和以後者令先次出賣其房
廊白地園圃等令見賃之家限一月自陳依本處體例
添納租課仍與減免二分限滿不陳許人告即以其地
給與告人用言者請也先是有詔盡鬻官田

事祖在正月丁未

而議者以謂竭澤而漁明年無魚今軍事未支錢在民間猶外府也一旦欲盡取之何以善後所有係官田地
乞且截自宣和以後應可以賣者先委官根括候見着
實頃畝四至即大字榜示人戶願買人各以時價着錢

依已措置事理出賣庶幾歲月未久凡事易於考驗不至紛爭兼多在形勢戶下取之無傷縱使巧為占恡亦須高價承買其宣和以前田地且令官司寬緩括責步畝增減租課改造砧基簿賣與不賣他日臨時相度事下總制司故有是命 廣東轉運判官田積中新江西轉運判官王景溫趙公竑新廣西轉運副使宋昞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侯憲湖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董補之新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曾悟並與宮觀理作

自陳憲懋弟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論外臺耳目之寄臣
采諸公議凡此七人皆冒濫之尤者故汰之

丙午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郭仲荀來朝 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

州牢城收管大本為貴池丞坐贓抵死故有是命既而

監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戶參軍莫憲章皆以賄敗遂

斷配焉

淙憲章行遣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云爾未見本月日

先是右奉議

郎呂應問知華亭縣亦坐贓抵死編管化州未數日引

赦量移言者以為應問國之巨蠹肆諸市朝猶未足以快吳人之忿止緣應問平時厚以所得賕賂遺權要故按發之日大臣及侍從中有陰為之主者是以有司觀望不敢盡法勘鞫然所上奏牘蔽罪至絞者猶有二焉是豈可以常法論哉臣竊聞前此朝廷之議以宣州勘黃大本及秀州勘應問二人所犯候其獄具中取一人尤甚者用祖宗舊制真決刺配以警賊吏今大本既依法論決而應問贓罪貫盈止從編置雖道途之人皆謂

失刑朝廷縱不追治亦宜投畀遐荒永不放還少謝百姓而自去年九月十二日在秀州準勅編管化州十七日至平江府即作在道會赦便與量移用刑如此何以威貪暴而成政治哉况應問贓罪百倍大本吳中士大夫至民庶皆能言之何應問之幸而大本之不幸也伏望特降指揮不許叙赦量移日下差人押赴化州編管庶幾貪贓之吏咸少懲艾從之

此疏在今年七月壬辰不出姓名疑謝祖信所

上王明清揮塵錄云趙鼎恨大本靖康中為蔡條致書吳敏使蔡京得死牖下遂正典刑當求他書叅考按應

問乃公著族子鼎以故家之故屈法貸之要非用刑之公而當時給舍如廖剛劉大中胡寅及諸臺諫皆無一言論列良可怪也今

具載臺章庶不失實

詔諸縣違法知通失按舉而被

按於監司諸州違法監司失按舉而被按於臺諫各察治得實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係公罪又減二等並

不以去官原免著為令始用議者請也

事祖在四年五月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司參議官王彥知荆南府充歸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上親征乞提兵入援不許會

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行府議事至是令彥
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仍歸荆南舊治其合
用錢糧令行府於湖南江西那移應副 召荆南鎮撫
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為河東制置副使辟趙鼎幹
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矣 左朝請
大夫淮西宣撫使司參謀官李健直秘閣兼都督行府
隨軍轉運判官時劉光世遣健赴都堂稟議故以命之
上召健入對乃遣行

戊申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
主自温州至行在宰相趙鼎率文武百僚宗室迎拜于
候潮門外 戶部奏攢類到紹興四年實收支窠名數
目乞先次申納朝廷從之初用議者言造紹興會計錄
而戶部以為皇祐治平會計天下財賦當時取會動經
歲月方可成錄故但具去年出入之數焉 承節郎李
威特遷秉義郎充閤門祗候威南陽人率鄉民據守山
寨至是縣為偽知汝州郭進所破威亦被執已而得進

降書以歸故錄之

已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皇帝建邇英
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並孝經天子孝治
聖治廣要道四章為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臣父祖禹
為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帝從之願
陛下御書無逸篇為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上納其言遂
書為二圖不崇朝而畢翊日以諭輔臣沈與求曰願陛
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 左銀

青光祿大夫王序追八官為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序始以乞奉祠為言者所論下吏部審量至是吏部言序出身覃恩不合審量外有減年並係濫賞依建炎四年六月指揮係已收使無許改正之文所有累除職名係該載未盡濫賞名色合取朝廷指揮趙鼎進呈特有是命按此時吏部無尚書而晏敦復為左選侍郎據吏部所申止乞奪序職而序落職久矣不知何人為序道也此事當考 詔樞密院編修計議勅令所刪定官寺監丞

并行在堂除倉庫等官並候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差替

人已差人並別與差遣始用司農寺丞金安節奏也於是書局寺監丞之闕二十四而當汰者六十三庫務官之闕十三而當汰者二十七論者以為孤寒之士待次日久一旦罷之益無寸進之望權要之家雖係減罷之數將不旋踵而得之但不過改易差劄耳欲乞不以見任人到官久近每闕聽元差替人一員待次其餘重疊差下人別無差遣疏入執政亦重拂人情遂寢前命

寢命

在五月
甲戌

右迪功郎沈敦特改右承奉郎敦掌建康市

征三年比舊增錢四十六萬貫依累賞法應減磨勘三十三年戶部尚書章誼言無以激勸乃改次等合入官仍頒行諸路 詔湖南轉運司限一月依舊於潭州置司自孔彥舟之亂漕司移寓衡山縣至是轉運判官薛弼已入潭州視事而餘官未遷故督之

庚戌詔諸路檢察經費財用官呂用中霍蠡徐康范伯倫章傑體訪諸路軍須借貸等事保明申尚書省以中書檢會去年十一月丁巳手詔有請也 試尚書戶部

侍郎兼侍讀鄭滋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滋自銓曹下移民部故引疾求去焉 起居舍人兼權

中書舍人劉大中引疾乞補外且言稟資愚戇涉世拙
疎但知委質以事君不善締交而附下正緣多忤積有
怨仇昨自郎官出將使指其所按發偶多權勢之人其
所薦揚類皆孤寒之士一遵聖訓不知其他復命于朝
誤蒙睿獎兩歲之內叨冒四遷但聞皆出親除初非廟
堂進擬畧加考驗蹤跡甚明自揣無堪累陳慙悃今若

不以情實仰告君父則意外之灾無所不至矣伏望哀
憐除臣一外任差遣臣之圖報不必須在行朝粉骨碎
身何地不可疏奏詔不許 顯謨閣待制知湖州李光
言本州上供歲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為窮窘前
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間
糶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不過三百文而攬
戶又於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兩浙米
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文民情皇皇委是無處糶買

乞於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詔借支五千石候秋成撥還仍令守臣措置約度歲用收簇錢物趣新兌糶自今毋得科擾

辛亥永州防禦使張思正復隨州觀察使左朝議大夫王子獻復直徽猷閣左朝散大夫閻邱墜右朝奉大夫晁公為並復直秘閣皆以赦叙也既而權中書舍人胡寅論公為因妻受賕請託出入死罪當權貴庇姦之時尚不能自免於勒停其人可見今復舊職稽之公論大

不為允公為命遂格 直秘閣秦梓知袁州

壬子承節郎柴叔夏為右迪功郎襲封崇義公叔夏周世宗五世侄孫也其從兄恪嘗襲封為金人所殺至是

以命叔夏既而叔夏乞比類換文乃以為右承奉郎叔夏

轉官在五直徽猷閣知潼川府宇文時中為兩浙西月辛未

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滉召赴行在並令川陝宣撫司差人船疾速津遣前來時中之女為張浚夫人故有是命 給事中陳與義言司馬光嘗奏

乞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愆刑名無疑慮輒敢
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應奏大辟刑部於奏
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
擬如何施行門下省審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奏行
取勘光以道德名臣議論如此豈其樂殺人也哉乃所
以禁姦暴申冤枉期於庶獄之平允而措一世於無刑
也陛下哀矜庶獄患中外之吏容心毀法而州郡妄奏
以出人之罪者尚多有之伏望睿慈採用司馬光之言

申嚴立法以幸元元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館職

正字已上專舉縣令初用張致遠議令執事官各舉所知至是致遠去御史而右司諫趙霈以謂正字已上亦

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泛乃改命焉

致遠建請已見三月丁丑

責

授沂州團練副使王仲疑復中大夫與宮觀言者論其不廉不忠乃詔更竢一赦取旨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勸沮御批

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縣令於民為親然秩卑而負衆其才不才無由盡知儻因此二人以行勸沮甚善但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之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覈實然後行賞罰未為晚也上又曰比來銓部胥吏並緣為姦士大夫頗苦之朕每戒飭侍郎終未悛革鄭滋既得祠而去今晏敦復張致遠必須為朕留意此事若宿弊不除朕

當先黜侍郎鼎曰敦復致遠皆孜孜奉職士大夫亦頗

稱之必須仰副聖意

臧棣五月
辛卯改官

初復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員

詳見今年
七月癸未

詔皇城司官吏並與轉一官資幹

辦官馮益特遷宣政使 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

紹興銅虎符 詔諸軍揀退不堪披帶使臣並許添差

諸州捕盜官司使臣一次老病不堪任職者送忠銳將

支進勇副尉俸終其身以樞密院言員多闕少慮致流

落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五萬斤赴都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一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園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為指準淮南支用乃命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 將仕郎上官世謙與免將來文解其付身令尚書省毀抹世謙調官吏部自言因駕幸寶籙宮於御前問莊老大旨皆通奉勅補初品官吏部以為非格法故追奪焉時武進縣主簿應締亦以父守

郡日遷秩恩授官乃以締為下州文學仍注權官三任
訖注正官自是濫賞追奪者復衆矣 故中書侍郎傅

堯俞追復所贈光祿大夫謚獻簡以其家言紹聖間嘗

追奪故也

堯俞鄆州人黨籍
執政官第十四人

丁巳詔省試舉人許於臨安府內外寺觀安泊 中書

言民間未踴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
出糶時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糶千石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事孟庾為禮儀使每室用

特羊八籩豆蓋權禮也 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
瀕海居民為社擒捕海賊時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
海寇之患以謂國家每歲市舶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
順而舶船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稱侯王者臣恐未易招
也願明下信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
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為社
首其次為副社首備生聖旨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
知海賊所向平時無力往擒爾今既聽其會合如擒獲

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為用乃下張守
曾開相度如所請

已未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
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為役法行之歲久積
至大弊鄉村保正長最為重役不專取物力厚薄而兼
用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
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
役一次輒至破產愚民無知巧為規避遂有父亡母改

嫁兄弟析生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
有傷名教以壞風俗欲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
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為
典刑以示懲誡又進士上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
保甲之弊願更去保甲法復嘉祐元祐之制行者戶長
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單丁每都不得過
一人寡婦有男為僧
道成丁者同即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及
僧道並許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

按此所謂進士上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亦奏疏乞總書疑即王九齡也

一鄉物力次第選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至是頗採其

說焉

季仲之奏曰役法以十小保為一大保而保有長以十大保為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

高人丁之多者為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偽日滋富而與貧為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與富者為伍焉於是富與富為伍物力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為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頻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押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為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為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為僧道或毀傷支體規為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為慟哭

而已哉臣復覩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為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為保長其單丁物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為利便欲乞檢會參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勅州縣而弊源自塞矣奏不得其月日與朝旨相類故附著之

進士畢良史特補上州文學良

史 上蔡人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游京師亂後僑寓興國軍喜其才者資給令赴行在會迪功郎權婺州司戶漕事畢鄰者以死事得任子恩其妻言子為金人所殺願官姪良史上許之

徐夢莘北盟會編畢良史少游京師以買賣古

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遭兵火後僑寓於興國軍江西漕蔣粲喜其辯慧資給令赴行在諸內侍皆喜之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為賓客又得束修百餘千有姓畢人合得文資恩澤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按蔣粲此時知通州紹興十一年九月方除江西運副此所云誤也然粲先常為江西提舉又知撫州入為尚書郎或者先已隨粲入都爾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上聞

之故有是詔 初山賊雷進據澧州之慈利縣殺掠平
民甚衆至是都督行府言進已遣其徒雷琳等來鼎州
公叅詔進特補武功大夫添差鼎州兵馬鈐轄進不受
明年二月乙卯所書可參考按行府奏狀及熊克小歷
皆作雷進而明年四月九日鼎州所奏乃作雷進德未

知孰是

辛酉左朝奉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葉左通直郎
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為監察御史葵晉陵人先是
沈與求薦葉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

葉係見任執政

官所薦而不
乞迴避當考

直秘閣知泰州趙康直陞直徽猷閣知

廬州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卒贈徽猷閣
待制

甲子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上皇遺言
欲歸葬內地金主亶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
副使修武郎朱弁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
先請朴曰吾儕為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

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上皇欲歸葬據國史拾遺云爾但拾遺云大宋上皇道君正月二十五日崩與史不同當以實錄為正

詔江浙轉運判官逐州守臣拘催上供及淮衣紬絹絲綿依條限起發限滿令戶部開具有無拖欠去處申取朝旨用都省請也 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韓世忠軍

前撫問上召對而遣之 詔諸路營田司官給種糧者

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石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荆南

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或十餘石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乙丑詔命官未經銓試以恩例陳乞祠廟之人自合理任餘依見行條法先是右通直郎王璫以嘗任祠官乞叅選許之仍命更有似此之人依此言者以謂進士唱名在第五甲及累經任人偶無舉官者猶銓試中程乃得參選今世祿膏粱之家幼年補官又有陳乞恩例可差祠廟若任滿更不銓試則童騃不學之人將徧滿州

縣而疲民益無所赴愬故有是旨

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朝獻之禮丁卯亦如之始祔惠恭皇后于宣仁聖烈皇后神位之下用右司諫趙霈議也自惠恭既祔別廟而景靈獨弗及至是將行禮博士禮官皆以為疑霈言異時既有別廟則歲時祭享未嘗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今時異事殊且上皇於惠恭夫道也以嫌故也今陛下於惠恭則子道也躬行茲禮似亦無嫌願下太常討論典禮上曰朕以母事

惠恭皇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靈朝獻之禮何可廢

也乃從禮官議

需建請在庚申上語
在甲子今聯書之

戊辰詔岳州許置市易務令本州收息錢補助支遣用

守臣張鬻請也

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

沿海制置使郭仲荀為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錄控

守海道之勞也

泗州軍事判官趙烈正補下州文學

庚午直寶文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紆上其父

布所著三朝正論二卷詔付史館先是紆子右通直郎

惇投匭上書論布日記中親聞哲宗皇帝欽聖憲肅皇
后聖語辨正宣仁聖烈皇后誣史及元符密薦臺諫遺
藁現在詔下紆取索紆奉詔以布熙寧記市易本末及
紹聖以來奏對要語集為正論上之上諭輔臣曰昨觀
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至如載哲廟冊立事及宣仁聖烈
皇后聖語皆是當時所聞必不妄趙鼎曰臣往時守官
陝西從紆弟紆嘗見此書乃布手筆也沈與求曰頃在
湖州紆嘗以此書示臣昨來韓璜論紆撰造正論却是

不知其詳上顧鼎曰布有一疏藁薦陳瓘等十餘人皆
名士卿有跋尾具言曾見正論鼎曰誠有之起居郎
胡寅起居舍人劉大中並試中書舍人自王居正遷而
二人並攝書命至是正除尚書省言訪聞四川諸司
州縣添置官屬甚衆未委虛實詔宣撫司究實併省時
言者以為閬州宣撫司武臣官屬至百五十人泰州茶
馬無置司處而官吏文武亦百餘人成都一路見任官
七百三十六員視建炎間增三分之一夔路創增關寨

等官亦不少故條約之 戶部奏博羅授官人依進納
條令官至陞朝與免色役其物力家業等第係與民爭
利雖至陞朝亦不得免科配以知興國軍應會有請也
辛未詔諸縣歲賦奇零剩數委通判點檢折納價錢別
項椿管專充上供諸路免役寬剩錢除二廣福建江東
西已令起發赴行在浙西應副大軍其浙東湖南北剩
錢亦令起發赴行在用總制司請也時獻議者以為州
縣之間夏秋二稅自祖宗時自有定額緣人戶析居異

財絹綿有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有零至
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自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
民之析戶者既多而合零就整之數若此類者不可勝
計官中催科每及正額而止所謂合零就整者盡入猾
胥之家欲望行下諸州將人戶所輸奇零之物各以一
鄉細計數目總為一簿逐年專委通判任責追催應副
軍興而所入當不可勝計又逐年役錢依法每年合權
留二分充寬剩今乞悉以應副軍興別立一庫非有朝

廷文字取索不得輒自支遣庶幾年歲之間蓄積有餘

可以應用故有是旨

二廣等路先取役錢
指揮未見月日當考

壬申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充徽猷閣直

學士知饒州以居正引疾有請也居正乞改以小郡乃

移知台州

五月己丑改命熊克小歷云趙鼎深喜程頤
之學居正為兵部侍郎於是伊川三魂之

目鼎為尊魂居正為強魂言其多忿也工部侍郎楊時
為還魂謂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張嶠遂以元
祐五鬼配之按此皆一
時詆誚之詞今不取

秘書少監兼侍講朱震守起

居郎左司員外郎王俟言兩浙額斛責在漕司者凡

一百五十萬石兩浙糴本責在州郡者凡一百五十餘萬緡每歲極力樁發率皆不過三之二其虛數常自若也糴本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為漕司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為之少損額斛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為戶部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為之少損終歲之間文移相屬常負不足之責而終無毫髮之益使其緩急必欲如數而止則剝膚椎體必有深害於民望今戶部取漕司額斛及州郡糴本五年中最多之數增零就整立為定額漕司以年

終州郡以四季責使椿發如愆期不足當職官吏重寘
典憲亦中興善政核實之一端也詔令總制司措置
淮康軍承宣使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孫渥丁母憂癸酉
詔起復用吳玠請也

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
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闕進必以正晚始見
知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以明宣仁聖
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

人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
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時尚書左僕射
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

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

震奏請在
六月乙巳

今併書之朱勝非秀水閑居錄程頤西京人熙寧元豐
間司馬溫公退居洛下修纂資治通鑑頤乃鄉儒嘗與
之論文元祐改元公入相薦頤于朝授幕職官公薨擢
授侍講終于通直郎直秘閣方在講筵蘇轍為言官屢
有彈奏至謂譬之地也豈宜蓄于階庭當時公論與否
可知也紹興四年趙鼎作相姍家范冲亦洛人以其父
祖禹元祐從官召冲為宗正少卿冲云家有頤書鏤板
傳布謂之伊川學鼎主之凡習讀者往往進用未幾冲

除待制雜學士翰林學士侍讀學士尹焯年七十冲薦
之云舊識伊川併進焯論語解云得順餘論即授京官
崇政殿說書歲內除待制張九成錢塘人急於進自言
篤好順學頗能誦說由館職三遷為禮部侍郎温人周
行已頃嘗與順游政和間交結道士林靈素得正字林
敗行已貶死至是州人言嘗轉授順學于行已者如林
李仲革數人皆作要官殿試策不問程文善否但用順
書多者為上科是年狀元汪洋然所謂順書者小編雜
語淺陋乖僻之說初則惟冲為之已而其徒皆為之嗚
呼元祐誠多賢程在當時非卓然傑出者小人乘間為
姦利不可不察也按勝非此段所云
除周行已外皆毀訾失實今不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八

--	--	--	--	--	--	--	--	--